

出门看风景

方方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

作

家

私

语

七

出门看风景

.....

出门看风景

方方 著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代号:ZH1270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蒋 艳

心箭丛书

出门看风景

方 方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49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96-0/I·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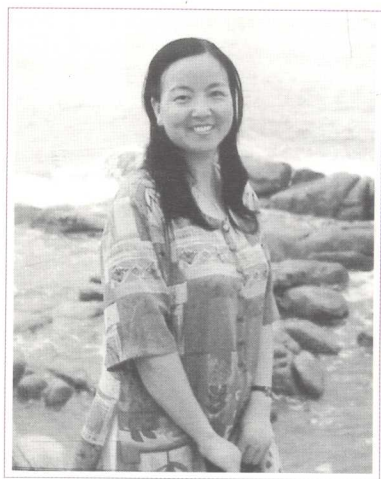
定 价:15.2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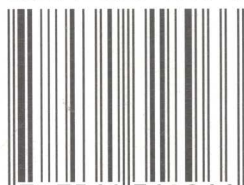
方方，本名汪芳。江西彭泽人。1955年生于南京。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以写小说为主，间或写诗及随笔。在国内外已出版小说、随笔集二十多部。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今日名流》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策划组稿：沙林
责任编辑：周宏
封面设计：合和第一工作室

ISBN 7-5613-1896-0



9 787561 318966 >

目 录



- 女人的字 女人的书 /1
愿梦想成真 /7
关于女人 /10
女人的轮廓 /14
孤独是一种必然 /23
女性的目光 /25
我对冬天的感觉 /27
搬家 /30
家里的厨事 /37
少年往事 /43
穿衣打扮 /59
倾诉是心灵的舞蹈 /63
情调 /65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68
片断 /70
有感 /84
理想 /87
书生放牛 /89
诗书失传与复归 /92
听话的疑惑 /95
免开尊口 /98
一个夏天的晚上 /101
下基层 /10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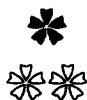
目

录

- 安静 的 帐篷 /109
足球好重 /112
顺世与反叛 /116
夜半惊魂 /119
旅行最怕 /123
写作的快乐 /126
大事将临 /130
为小事所震撼 /133
出门看风景 /136
匆匆见过香港 /144
有一个人永远不死 /152
朋友子丹 /158
2
迟子建 ABC /162
我叫吴芒莱 /168
有这么个女人 /172
浪漫春歌 /176
有趣的老公公 /179
父亲总在梦中 /183
娘舅大于天 /193
风雨何曾同舟 /199
表兄 /202
教育女儿 /207
一种人生 /210
家里的小动物 /213
支持王海 /219
把这一切都记住 /222



女人的字 女人的书



1

女
人
的
字
女
人
的
书

湘南的江永县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去，因为都说它穷，都说它交通不便。但是真正的旅行家却最喜欢到这些鲜有游客而又颇有特色的地方。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把湘南这一片跑遍了。他想要在这一带追寻明末清初哲学家王船山的行踪，又想要按瑶族人的《过山榜》所示，替瑶人找到他们祖先的家园“千家峒”。不料他却在一个偶然的日子里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几乎从不曾为人所知晓的女人文字。之

所以冠以“女人文字”这四字，实是因为这种字只有女人才认识，当地人将之称为“女书”。朋友回来后，将湘南和那里的“女书”吹得神乎其神，很是令人心驰神往。于是在一个十分寒冷的日子，我随着几个朋友一起奔去了湘南的江永。

我们乘火车由京广线转入湘桂线，夜半在湖南的冷水滩下车，当夜便驱车驶往地区首府永州市。次日一早则继续向南行进。这一日天飘雨雪，让人由衷地生出天寒地冻、山高路长之感。

江永是一个风景怡人的地方。潇水透透迤迤地从境内流过，田野里随处可见拔地而起的小山。奇特而陡峭，颇有漓江一带山形的韵味。绵延的都庞岭将江永和广西划分开来。从地图上看，江永像是湖南插入广西的一只角。

在江永一个叫上江圩的美丽的小村庄，我们找到了几乎是仅存的两位“女书”的传人。这是两个已经年过八十的老太太。那天冷得出奇，寒风瑟瑟中，我们走进了老太太的屋子里。那一刻她俩正偎坐在床上，一床很薄并且黯然失色的土布印花被搭在她们的腿上。屋里的光线很暗，纵如此也能依稀看见斑驳的墙壁、简陋的生活用具和两张苍老的面孔上的木然神情。向导用一种我永远听不懂的土话叽哩呱啦大声朝她们说着什么。说了好半天，木然的脸上才开始松动出表情，先是吃惊，尔后露出几丝微笑，尔后又显得羞涩不安。最后她们面带羞怯地用土语对向导说了几句什么。大意是贵客从远方来，能不能在外面坐等片刻，容她们换一下衣装。



我们欣然同意了，坐到了堂屋里。外面的风呼呼地吼叫了起来，夹带着树枝搅动的声音，一阵阵地从屋顶上掠过。二十几分钟后，两个老太太才一摇三摆地出来。她俩都换上了一件很新的深蓝色褂子，上面蒙罩着一件黑色的围裙，围裙的胸前绣着色泽鲜艳的花草，周边则镶着银色花边。从右肩的围裙系带上垂下一串银坠子，随着她们身肢的晃动，银坠子叮叮咚咚地发出很悦耳的声音。这与我们适才在小黑屋里看到的两个神情木然的老人相比已是全然换了模样。

靠向导做翻译，老太太向我们讲述关于女书的情况。她们说是很久以前，江永有一个美女被选入皇宫做妃子。人们都以为她在那里享福，其实她在宫中倍受冷遇，心中忧伤万分。终于在她的一个乡亲去看望她时，她把自己的悲伤写在了信里。为了不被太监发现，她创造了一种文字。在托她的乡亲带信时，她交待了识别这些字的秘诀，即：用土语读，斜着写，斜着看。从那以后，“女书”便在湘南妇女中流传。那里的妇女管我们现今的汉字叫“男字”。

传说自然是传说，但女书也确有传说中所提到的特点：用土语读，斜着写，斜着看，在妇女中流传。湘南的女子向有婚后“不落夫家”之俗，孤独和寂寞使她们将感情转向同性，为此那里结拜姊妹之风盛行。姊妹们在一起，通过“女书”，亦说亦唱，抒发自己生活的悲苦和无爱的忧伤。因此百分之八十的“女书”内容都是表达着妇女们的苦情。她们将忧忧怨怨的人生用“女书”写在纸上，装订成册，假以黑色缎布作封面，书的边角以鲜艳的布块或彩线作装



饰，并将之作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品予以收藏。一但有一天将辞世而去，她们也要再三再四地嘱托儿女们将“女书”在她们的灵前焚烧成烟，以便她们带去阴间继续读唱。正是这个愿望使得“女书”成书日渐减少。

老太太之一为我们唱了一段“女书”，她沙哑的嗓音和苍凉的曲调，透透迤迤地溶进冰凉的空气中。随着拖腔，她的眼泪流了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有这么多人不远千里前来听她唱女书而激动，还是想起她曾经有过的往事和她曾经结拜过的姊妹。只是无论因为什么，她的泪水使我们每个倾听者都能觉出自己的怦然心跳。

女人的聪慧、灵秀和她们的宽容、坚韧实在是男人们所无法相比的。她们哪怕苦到尽头，悲到极处，也仍然能设法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脱，使自己的情绪得到疏导，使自己的心态趋于平衡。“女书”也正是她们拯救自己的方式之一。她们在“女书”中写到：

女人过去受压迫，
世间并无痛惜人。
只有女书做得好，
一二从头写分明。
只为女人受尽苦，
要凭女字诉苦情。



她们把自己的苦难写了出来，把自己的悲伤发泄了出来，彼此倾吐一尽世间的不平后，又觉得日子仍

然能够淡淡地静静地过下去，一直到她们视苦痛艰辛有如日常生活的盐一样，无日不可或缺，就连苦情也变成了歌吟，于是她们便成了我在小黑屋子里见到的那神情木然的老太太。

老太太几乎一无所有，似乎她们也笃定主意在那间小黑屋中度过每一个相同的贫困日子。她们对什么都不抱指望，只是从容镇定，以对生命负责到底的精神将自己的一生走完。人们差不多都忘却了她们的存在，对此她们也毫不在意。

我们的造访，使她们从漫长的孤寂日子里走了出来。她们仿佛才意识到世界还记得她们，还需要她们，还会有人竟然乘了火车来听她们说“女书”，唱“女书”，写“女书”。她们实在是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觉得一生中有此一天也就足矣。为此她们不停地为我们说，不停地为我们写，在我们与她们终于不得不辞别而去时，她们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不断地说：什么时候你们还来呢？她们的恳恳言词，让我们一个个都心里发酸。

对于“女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朋友很大胆地作了些推测：（一）它可能是和汉字同样古老，是长江流域南方民族中早已存在的一种原始文字，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幸存至今。在它的流传过程中，曾吸收和改造了部分汉字作为自身的补充。（二）它可能是古代江永地区瑶族人民创制的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三）也有可能是记录当地方言的符号体系。只是这种方言是一种单纯的汉语方言还是古瑶语与汉语融合形成的方言还不能确定。朋友自笑说：我这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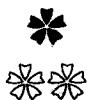


一种玄想，而并非考证的结果。但是我想，对于文化，玄想或许比考证还要必需。

好几年过去了，两个老太太伤感的神态始终没能让我忘记。突然有一天，朋友突然转告我说，那两位老人已先后离世了。纵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我听后心里仍然涌出很深很深的惆怅。尽管我知道她们后来生活得挺愉快，也知道她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使世界上很多的人都看到了这种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的妇女文字，还知道了全世界的女人们都关注着这文字也关注着她们，但我还是隐忍不住自己万千的思绪。我想她们的一生也正如一本黑绸布包着的“女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又有谁会走进那间幽暗的小屋去将她们的这本书掀开一页呢？



愿梦想成真



7.

前不久读一本杂志，杂志问一些女性，是否愿意做“专职太太”。令我料想不到的是许多女性都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愿意。并且如此作答的女性许多还是知识妇女。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这些总在为妇女解放而呼吁的人面临尴尬：一来确实有许多女性承受不了职业妇女之累（因为女人除了上班之外，照顾孩子和老人以及整个家务，天经地义都是她的负担）；二来不作职业妇女便实现不了经济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妇女解放也只是一句空话。

想起当年芝加哥妇女为求解放所发出的声声呐喊，真真实实地代表了全世界女人的声音。多少年过去后，妇女解放这个话题仍然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被人提及。从女人们方面来说，自然是愿意走出去，做自己的主人，尽管以女性的体质应对忙碌的社会工作和家务，颇使女人感到疲惫；而男人们则总想让女人们

愿
梦
想
成
真

再回到家里。男人们举例说日本男人是双手在前方（外面）支撑天下，女人则双手在后方（家里）支撑天下，这样一里一外的配合，一个家庭运转起来十分平衡。而中国则是男人一只手撑着外面一只手撑着家里，女人也如男人一样，一家两口都是里面忙了外面忙，劳累不堪不说，最要紧的是小孩得不到良好的照顾。为此，中国的家庭大厦十有八九有倾斜状态，严重的便崩溃瓦解。

男人们说来道去，无非是想让女人把吃力地伸在外面劳作的手缩回来，而让男人把放在里面的手伸出去。对此一说，女人们虽是一致反对，但有时也承认其中并非全无道理。只是，女人们不能回去。因为女人们都知道，在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国家，没有经济地位的女人实际上是没有人格的独立的。一旦依附于丈夫，“夫权”又有可能如山一般地压在妇女的头上。这是比肉体上的辛苦和劳累更令人痛苦和悲哀的事，从几千年的重压下已经走出来的妇女实在不想重蹈旧辙。

于是，男人女人，面对现实，都有些无奈。

有没有一种能使无奈中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法呢？哪怕是一种梦想？

日本著名人士池田大作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两人的一本《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录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像其他的教育者一样，把母亲作为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当把工资直接发到母亲手上。母亲的社会地位也应同教授、法官等同，属于社会的高薪阶层。



这个构想真令人欢欣鼓舞。想想看，母亲成为了职业，薪水直接发到手上，她就可以全心全意地留在家里照顾家庭，并且在经济上完全不必依赖于丈夫。她把生儿育女看作自己的使命和事业，全身心地热爱自己的职业，尽心尽力地履行她的本职工作。家务劳动、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一个家庭有可能出现的所有的琐事她全都可以承担下来。如此，男人们的后顾之忧统统得到了解决。并且幼儿园、托儿所也全然可以取消……

再设想，一个女人若在二十五岁生了孩子，如社会给了她十五年的时间从事母亲这个职业，前景将是十分的美妙。母亲的基本工资要高于其他职业，其间再根据她所养育的孩子之优劣程度加薪或者减薪。对于孩子，母亲除了承担所有做母亲的义务，同时她也如同一个课外辅导老师。她有很多的时间专门为孩子备课，针对孩子的兴趣和特长重点进行引导。她有充足的时间带他们去公园玩，以及外出旅行见世面，使孩子们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心胸博大。同时，母亲还可以为自己四十岁时再度走上社会而进行深造。设若五十岁退休，那么，她还有十年的为社会作贡献的时间，她完全可以利用十五年的业余时间学精一门她喜欢的技艺。如此展望一下，我想我们社会优秀的孩子和成熟的职业女性一定比现在的高得多。而整个社会的素质也必然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

我知道，这是需要一个社会高度发达才有可能出现的事。甚至在一个富得流油的社会里，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梦想，但我多愿意这梦想可以成真。

